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 
第二十一卷 許蔡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

獄本易冤，況於為盜？若非神明，鮮不顛倒！

話說天地間事，只有獄情最難測度。問刑官憑著自己的意思，認是這等了，坐在上面，只是敲打。自古道種楚之下學方面，把變數引入數學，從而將幾何學和代數結合起來，創

，何求不得？任是什麼事情，只是招了。見得說道：「重大之獄，三推六問。」大略多守著現成的案，能有幾個伸冤理枉的？至於盜賊之事，尤易冤人。一心猜是那個人了，便覺語言行動，件件可疑，越辨越像。除非天理昭彰，顯應出來，或可明白。若只靠著鞫問一節，盡有屈殺了再無說處的。

記得宋朝隆興元年，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，魏勝在東海與虜人相抗，因缺軍中賞賜財物，遣統領官盛彥來取。別將袁忠押了一擔金帛，從丹陽來到，盛彥到船相拜，見船中白物堆積，笑道：「財不露白，金帛滿舟累累，晃人眼目如此！」袁忠道：「官物甚人敢輕覷？」盛彥戲道：「吾今夜當令壯士來取了去，看你怎地？」袁忠也笑道：「有膽來取，任從取去。」大家一笑而別。是夜果有強盜二〇余人跳上船來，將袁將捆縛，掠取船中銀四百錠去了。次日袁將到帥府中哭告吳帥，說：「昨夜被統領官盛彥劫去銀四百錠，且被縛，伏乞追還究治！」吳帥道：「怎見得是盛彥劫去！」袁將道：「前日袁忠船自丹陽來到，盛統領即來相拜。一見銀兩，便已動心，口說道今夜當遣壯士來取去。袁忠還道他是戲言，不想至夜果然上船，劫掠了四百錠去，不是他是誰？」吳帥聽罷，大怒道：「有這樣大膽的！即著四個捕盜人將盛彥及隨行親校，盡數綁來。軍令嚴肅，誰敢有違？一千人眾，押入轅門，到了庭下，盛統領請問得罪緣由。吳帥道：「袁忠告你帶領兵校劫了他船上銀四百錠，還說無罪？」盛彥道：「那有此事！小人雖然卑微，也是個職官，豈不曉得法度，於這樣犯死的事？」袁忠跪下來證道：「你日間如此說了，晚間就失了盜，還推得那裡去？」盛彥道：「日間見你財物大露，故此戲言，豈有當真做起來的？」吳帥道：「這樣事豈可戲得？自然有了這意思，方才說那話。」盛彥慌了，道：「若小人要劫他，豈肯先自泄機？」吳帥怒道：「正是你心動火了，口裡不覺自露。如此大事，料你不肯自招！」喝教用起刑來。盛彥殺豬也似叫喊冤屈。吳帥那裡肯聽，只是嚴加拷掠，備極慘酷。盛彥熬刑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不合見銀動念，帶領親兵夜劫是實。」因把隨來親校逐個加刑起來，其間有認了的，有不認的。那不認的，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，有甚用處？不由你不葫蘆提，一概畫了招伏。及至追究原贓，一些無有。搜索行囊已遍，別無蹤跡。又把來加上刑法，盛統領沒奈何，信口妄言道：「即時有個親眷到湖湘，已盡數付他販魚米去了。」吳帥寫了口詞，軍法所系，等不到贓到成獄，三日內便要押付市曹，先行梟首示眾。盛統領不合一時取笑，到了這個地位。正是：

渾身是口不能言，遍體排牙說不得。

且說鎮江市上有一個破落戶，姓王名林，素性無賴，專一在揚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錢的勾當。有妻治客年少，當釺沽酒，私下順便結識幾個倜儻的走動走動。這一日，王林出去了，正與鄰居一個少年在房中調情，摟著要幹那話。怎當得七歲的一個兒子在房中頑耍，不肯出去，王妻罵道：「小業種，還不走了出去？」那兒子頑到興頭上，那裡肯走？年紀雖小，也到曉得些光景，便苦毒道：「你們自要入辰，干我甚事？只管來礙著我！」王妻見說著病痛，自覺沒趣，起來趕去一頓粟暴，又將出去。小孩子被打得疼了，捧著頭號天號地價哭，口裡千入辰萬入辰的喊，惱得王妻性起，且丟著漢子，抓了一條麵杖趕來打他。小孩子一頭喊一頭跑，急急奔出街心，已被他頭上撈了一下。小孩子護著痛，口裡嚷道：「你家乾得甚麼好事？到來打我！好端端的灶頭拆開了，偷別人家許多銀子放在裡頭遮好了，不要討我說出來！」嗚哩嗚喇的正在嚷處，王妻見說出海底眼，急走出街心，拉了進去。早有做公的聽見這話，走去告訴與伙計道：「小孩子這句話，造不出來的，必有緣故。目今袁將官失了銀四百錠，冤著盛統領劫了，早晚處決，不見贓物。這個王林乃是慣家，莫不有些來歷麼？我們且去察聽個消息。」約了五六個伙伴，到王林店中來買酒吃。吃得半闌，大叫道：「店主人！有魚肉回些我們下酒。」王妻應道：「我店裡只是腐酒，沒有葷菜。」做公的道：「又白吃了你們的，為何不肯？」王妻道：「家裡不曾有得，變不出來，誰說白吃？」一個做公的，便倚著酒勢，要來尋非，走起來道：「不信沒有，待我去搜看！」望著內裡便走，一個趕來相勸，已被他搶入廚房中，故意將灶上一撞，撞下一塊磚來，跌得粉碎。王妻便發話道：「誰人家沒個內外？怎吃了酒沒些清頭，趕到人家廚房中灶砧，多打碎了！」做公的回噴作喜道：「店家娘子，不必發怒，灶砧小事，我收拾好還你。」便把手去摸那碎處，王妻慌忙將手來遮掩道：「不妨事，我們自有修罷！」做公的看見光景有些尷尬，不由分說，索性用力一推，把灶角多推塌了，裡面露出白晃晃大錠銀子一堆來，胡哨一聲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眾人一齊起身趕進來看見，先把王妻拴起，正要根究王林，只見一個人撞將進來道：「誰在我家羅喲！」眾人看去，認得是王林，喝道：「拿住！拿住！」王林見不是頭，轉身要走。眾做公的如鷹拿燕雀，將索來綁縛了。一齊動手，索性把灶頭扒開，取出銀子，數一數看，四百錠多在，不曾動了一些，連人連贓，一起解到帥府。吳帥取問口詞，王林招說：「打劫袁將官船上銀兩是實。」推究黨與，就是平日與妻子往來的鄰近的一伙惡少年，共有二〇余人。密地擒來，不曾脫了一個。招情相同，即以軍法從事，立時梟首，妻子官賣。方才曉得前日屈了盛統領並一乾親校，放了出獄。若不是這日王林敗露，再隔一晚，盛統領並親校的頭，多不在頸上了。

可見天下的事，再不可因疑心妄坐著人的。而今也為一樁失盜的事，疑著兩個人，後來卻得清官辨白出來，有好些委曲之處，待小子試說一遍：

訟獄從來假，翻令夢寐真。

莫將幽暗事，冤卻眼前人。

話說國朝正德年間，陝西有兄弟二人，一個名喚王爵，一個名喚王祿。祖是個貢途知縣，致仕在家。父是個鹽商，與母俱在堂。王爵生有一子，名一臯，王祿生有一子，名一夔。爵、祿兩人幼年俱讀書，爵進學為生員。祿廢業不成，卻精乾商賈權算之事，其父就帶他去山東相幫種鹽，見他能事，後來其父不出去了，將銀一千兩托他自往山東做鹽商去。隨行兩個家人，一個叫做王恩，一個叫做王惠，多是經歷風霜、慣走江湖的人。王祿到了山東，主僕三個，眼明手快，算計過人，撞著時運又順利，做去就是便宜的，得利甚多。

自古道：飽暖思淫欲。王祿手頭饒裕，又見財物易得，使思量淫蕩起來。接著兩個表子，一個喚做天天，一個喚做蓁蓁，嫖宿情濃，索性兌出銀子來包了他身體。又與家人王恩、王惠各娶一個小老婆，多揀那少年美貌的。名雖為家人媳婦，服侍天天、蓁蓁，其實王祿輪轉歇宿，反是王恩、王惠到手的時節甚少。興高之時，四個弄做一牀，大家淫戲，彼此無忌。日夜歡歌，酒色無度，不及二年，遂成勞怯，一絲兩氣，看看至死。王祿自知不濟事了，打發王恩寄書家去與父兄，叫兒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東來交付賬目。

王爵看書中說得銀子甚多，心裡動了火，算計道：「姪兒年紀幼小，便去也未必停當；況且病勢不好，萬一等不得，卻不敢失了銀兩？」意要先趕將去，卻交兒子一臯相伴一夔同走。遂分付王恩道：「你慢慢與兩位小官人收拾了一同後來，待我星夜先前去見二官人則個。」只因此去，有分交：白面書生，遽作離鄉之鬼，緇衣佛子，翻為入獄之囚。正是

福無雙至猶難信，禍不單行果是真。

不為弟兄多濫色，怎教雙喪異鄉身？

王爵不則一日，到了山東，尋著兄弟王祿，看見病勢沉重，還未曾死。原來這些色病，固到底不救，卻又一時不死，最有清頭的。幸得兄弟兩個還及相見，王祿見了哥哥，弔下淚來。王爵見了兄弟病勢已到口分，涕泣道：「怎便狼狽至此？」王兄道：

「小弟不幸，病重不起，忍著死專等親人見面。今吾兄已到，弟死不恨了。」王爵道：「賢弟在外日久，營利甚多，皆是賢弟辛苦得來。今染病危急，萬一不好，有甚遺言回覆父母？」王祿道：「小弟遠游，父母兄長跟前有失孝悌，專為著幾分微利，以致如此。聞兄說我辛苦，只這句話，雖勞不怨了。今有原銀一千兩，奉還父母，以代我終身之養。其餘利銀三千兩，可與我兒一夔一半，姪兒一臯一半，兩分分了。幸得吾兄到此，銀既有托，我雖死亦瞑目地下矣。」分付已畢，王爵隨叫家人王惠將銀子查點已過。王祿多說了幾句話，漸漸有聲無氣，挨到黃昏，只有出的氣，沒有入的氣，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。

王爵與王惠哭做了一團，四個婦人也陪出了哀而不傷的眼淚。王爵著王惠去買了一副好棺木盛貯了，下棺之時，王爵推說日辰有犯，叫王惠監視著四個婦女做一房鎖著，一個人不許來看，殯殮好了，方放出來。隨去喚那天夭、綦綦的鴛兒到來，寫個領字，領了回去。還有這兩個女人，也叫元媒人領還了娘家。也不管眼前的王惠有些不捨得，身後的王恩不曾相別得，只要設法輕鬆了便當走路。當下一面與王惠收拾打疊起來，將銀五百兩裝在一個大匣之內，將一百多兩零碎銀子、金首飾二副放在隨身行囊中，一路使用。王惠疑心，問道：「二官人許多銀兩，如何只有得這些？」王爵道：「恐怕路上不好走，多的我自備有妙法藏過，到家便有，所以只剩這些在中外邊。」王恩道：「大官人既有妙法，何不連這五百兩也藏過？路上盤纏勾用罷了。」王爵道：「一個大客商屍棺回去，難道幾百兩銀子也沒有的？別人疑心起來，反要搜根剔齒，便不妙了。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，也勾看得沉重，別人便不再疑心還有什麼了。」王惠道：「大官人見得極是。」

計較已定，去僱起一輛車來，車戶喚名李旺。車上載著棺木，滿貯著行李，自己與王惠，短撥著牲口騎了，相傍而行。一路西來，到了曹州東關飯店內歇下，車子也推來安頓在店內空處了。車戶李旺行了多日，習見匣子沉重，曉得是銀子在內，起個半夜，竟將這一匣抱著，趁人睡熟時離了店內，連車子撇下逃了出去。比及天明客起，喚李旺來推車，早已不知所向，急簡點行李物件，止不見了匣子一個。王爵對店家道：「這個匣子裝著銀子五百兩在裡頭，你也脫不得干係。」店家道：「若是小店內失竊了，應該小店查還。今卻是車戶走了，車戶是客人前途僱的，小店有何干涉？」王爵見他說得有理，便道：「就與你無干，也是在你店內失去，你須指引我們尋他的路頭。」店家道：「客人，這車戶那裡僱的？」王惠道：「是省下僱來的北地裡回頭車子。」店家道：「這等，他不往東去，還只在西去的路上。況且身有重物，行走不便，作速追去，還可擒獲。只是得個官差回去，追獲之時，方無疏失。」王爵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穿了衣中，與你同去稟告州官，差個快手便是。」店家道：「原來是一位相公，一發不難了。」問問州官，卻也是個陝西人。王爵道：「是我同鄉更妙。」

王爵寫個帖子，又寫著一紙失狀。州官見是同鄉，分外用情，即差快手李彪隨著王爵跟捕賊人，必要擒獲，方准銷牌。王爵就央店家另僱了車夫，推了車子，別了店家，同公差三個人一起走路。到了開河集上，王爵道：「我們帶了累堆物事，如何尋訪？不若尋一大店安下了，住定了身子，然後分頭緝探消息方好。」李彪道：「相公極說得有理。我們也不是一日訪得著的，訪不著，相公也去不成。此間有個張善店極大，且把喪車停在裡頭，相公住起兩日來。我們四下尋訪，訪得影響，我們回覆相公，方有些起倒。」王爵道：「我正是這個意思。」叫王惠分付車夫，竟把車子推入張善店內。店主人出來接了，李彪分付道：「這位相公是州裡爺的鄉裡，護喪回去，有些公乾，要在此地方停住兩日。你們店裡揀潔淨好房收拾兩間，我們歇宿，須要小心承值。」店主張善見李彪是個公差，不敢怠慢，回言道：「小店在這集上，算是寬敞的。相公們安心住幾日就是。」一面擺出常例的酒飯來。王爵自居上房另吃，王惠與李彪同吃。吃過了，李彪道：「日色還早，小人去與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約會一聲，大家留心一訪。」王爵道：

「正該如此，訪得著了，重重相謝。」李彪道：「當得效勞。」說罷自去了。

王爵心中悶悶不樂，問店主人道：「我要到街上閒步一回，沒個做伴，你與我同走走。」張善道：「使得。」王爵留著王惠看守行李房臥，自己同了張善走出街上來。在鬧熱市裡擠了一番，王爵道：「可引我到幽靜處走走。」張善道：「來，來，有個幽靜好去處在那裡。」王爵隨了張善在野地裡穿將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乃是個尼庵。張善道：「這裡甚幽靜，裡邊有好尼姑，我們進去討杯茶兒吃吃。」張善在前，王爵在後，走入庵裡。只見一個尼僧在裡面踱將出來。王爵一見，驚道：「世間有這般標緻的！」怎見得那尼僧標緻？尖尖發印，好眉日新剃光頭；窄窄緇袍，俏身軀雅裁稱體。櫻桃樊素口，芬芳吐氣只看經；楊柳小蠻腰，嫋娜逢人旋唱諾。似是摩登女來生世，那怕老阿難不動心！

王爵看見尼姑，驚得蕩了三魂，飛了七魄。固然尼姑生得大有顏色，亦是客邊人易得動火。尼姑見有客來，趨路迎進拜茶。王爵當面對，一似雪獅子向火，酥了半邊，看看軟了，坐間未免將幾句風話撩他。那尼姑也是見多識廣的，公然不拒。王爵曉得可動，密懷有意。一盞茶罷，作別起身。同張善回到店中來。暗地取銀一錠，藏在袖中，叮嚀王惠道：「我在此悶不過，出外去尋個樂地適興，晚間回不回來也不可。店家問時，只推不知。你伴著公差好看守行李。」王惠道：「小人曉得，官人自便。」

王爵撇了店家，回身重到那個庵中來。尼姑出來見了，道：「相公方才別得去，為何又來？」王爵道：「心裡捨不得師父美貌，再來相親一會。」尼姑道：「好說。」王爵道：「敢問師父法號？」尼姑道：「小尼賤名真靜。」王爵笑道：

「只怕樹欲靜而風不寧，便動動也不妨。」尼姑道：「相公休得取笑。」王爵道：「不是取笑，小生客邊得遇芳客，三生有幸。若便是這樣去了，想也教人想殺了。小生寓所煩雜，敢具白銀一錠，在此要賃一間閒房住幾晚，就領師父清誨，未知可否？」尼姑道：「閒房盡有，只是晚間不便，如何？」王爵笑道：「晚間賓主相陪，極是便的。」尼姑也笑道：「好一個老臉皮的客人！」原來那尼姑是個經彈的班鳩，著實在行的，況見了白晃晃的一錠銀子，心下先自要了。便伸手來接著銀子道：「相公果然不嫌此間窄陋，便住兩日去。」王爵道：「方才說要主人晚間相陪的。」尼姑微笑道：「窮貨！誰說道叫你獨宿？」王爵大喜，彼此心照。是夜就與真靜一處宿了，你貪我愛，顛鸞倒鳳，恣行淫樂，不在話下。睡到次日天明，來到店中看看，打發差人李彪出去探訪，仍留王惠在店。傍晚又到真靜處去了，兩下情濃，割扯不開。王惠與李彪見他出去外邊歇宿，只說是在花柳人家，也不查他根腳。店主人張善一發不干他己事，只曉他不在店裡宿罷了。

如此多日，李彪日日出，晚晚回店，並沒有消息。李彪對王爵道：「眼見得開河集上地方沒影蹤，我明日到濟寧密訪去。」王爵道：「這個卻好。」就秤些銀子與他做盤纏，打發他去了。又轉一個念頭道：「緝訪了這幾時，並無下落。從來說做公人的捉賊放賊，敢是有弊在裡頭？」隨叫王惠：「可趕上去，同他一路走，他便沒做手腳處。」王惠領命也去了。王爵剩得一個在店，思量道：「行李是要看守的，今晚須得住在店裡。」日間先走去與尼姑說了今夜不來的緣故，真靜戀戀不捨。王爵只得硬了肚腸，別了到店裡來。店家送些夜飯吃了，收拾歇宿。店家並疊了傢伙，關好了店門，大家睡去。

一更之後，店主張善聽得屋上瓦響，他是個做經紀的人，常是提心吊膽的，睡也睡得惺忪，口不做聲，嘿靜靜聽。須臾之間，似有個人在屋簷上跳下來的聲響。張善急披了衣服，跳將起來，口裡喊道：「前面有甚響動？大家起來看看！」張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，慌忙走出外邊。腳步未到時，只聽得劈撲之聲，店門已開了。張善曉得著了賊，自己一個人不敢追出來，心下想道：「且去問問王家房裡看。」那王爵這間的住房門也開了，張善連聲叫：「王相公！王相公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快起來點行李！」不見有人應。只見店外邊一個人氣急咆哮的走進來道：「這些時怎生未關店門，還在這裡做甚麼？」張善抬頭看時，卻是快手李彪。張善道：「適聞響動，想是有賊，故來尋問王相公。你到濟寧去了，為何轉來？」李彪道：「我弔下了隨身腰刀在牀鋪裡了，故連忙趕回拿去。既是響動，莫不失所了甚麼？」張善道：「正要去問王相公。」李彪道：「大家去叫他起來。」

走到王爵臥房內，叫聲不應，點火來看，一齊喊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原來王爵已被殺死在牀上了。李彪呆了道：「這分明是你店裡的緣故了。見我每二人多不在，他是秀才家孤身，你就算計他了。」張善也變了臉道：「我每睡夢裡聽得響聲，才起來尋問，不見別人，只見你一個。你既到濟寧去，為何還在？這殺人事，不是你，倒說是我？」李彪氣得眼睜道：「我自掉了刀轉來尋的，只見你夜晚了還不關門，故此問你，豈知你先把人殺了！」張善也戰抖抖的怒道：「你有刀的，怕不會殺了人，反來賴我！」李彪道：「我的刀須還在牀上，不曾拿得在手裡。」隨走去牀頭取了出來，燈下與張善看道：「你們多來看看，這可是方才殺人

的？血跡也有一點半點兒？」李彪是公差人，能說能話，張善那裡說得他過？嚷道：「我只為趕賊，走起來不見別賊，只撞著的是你！一同叫到房裡，才見王秀才殺死，怎賴得我？」兩個人彼此相疑，大家混爭，驚起地方鄰里人等多來問故。兩個你說一遍，我說一遍。地方見是殺人公事，道：「不必相爭，兩下都走不脫。到了天明，一同見官去。」把兩個人拴起了，收在鋪裡。

一霎時天明，地方人等一齊解到州裡來。知州開學，地方帶將過去。稟說是人命重情。州官問其緣由，地方人說：「客店內晚間殺死了一個客人，這兩個人互相疑推，多帶來聽爺究問。」李彪道：「小人就是爺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緝賊的公差。因停在開河集張善店內，緝訪無蹤。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惠前往濟寧廣緝，留得王秀才在下處。店家看見單身，貪他行李，把來殺了。」張善道：「小人是個店家，歇下王秀才在店幾日了。只因訪賊無蹤，還未起身，昨日打發公差與家人到濟寧去了，獨留在店，小人晚間聽得有人開門響，這是小人店裡的干係，起來尋問。只見公差重複回店，說是尋刀，當看王秀才時，已被殺死。」知州問李彪道：「你既去了，為何轉來，得知店家殺了王秀才？」李彪道：「小人也不知。小人路上記起失帶了腰刀，與同行王惠說知，叫他前途等候，自己轉來尋的。到得店中，已自更余。只見店門不關，店主張善正在店裡慌張。看王秀才已被殺了，不是店家殺了是誰？」知州也決斷不開，只得把兩人多用起刑來。李彪終久是衙門中人，說話硬浪，又受得刑起。張善是經紀人，不曾熬過這樣痛楚的，當不過了，只得屈招道：「是小人見財起意，殺了王秀才是實。」知州取了供詞，將張善發下死囚牢中，申詳上司發落，李彪保候聽結。

且說王惠在濟寧飯店宿歇，等李彪到了一同訪緝。第二日等了一日，不見來到，心裡不耐煩起來，回到開河來問消息。到得店中，只見店家嚷成一片，說是王秀才被人殺了，卻叫我家問了屈刑！王惠只叫得苦，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，頸下餐刀，已做了兩截了。王惠號啕大哭了一場，急簡點行李，已不見了銀子八兩、金首飾二副。王惠急去買副棺衛，盛貯了屍首，恐怕官府要相認，未敢釘蓋。且就停在店內，排個座位，朝夕哭奠。已知張善在獄，李彪保候，他道：「這件事，一來未有原告，二來不曾報得失敗，三來未知的是張善謀殺，下面官府未必有力量歸結報得冤仇，須得上司告去，才得明白。」聞知察院許公善能斷無頭事，恰好巡按到來，遂寫下一張狀子，赴察院案下投告。

那個察院，就是河南靈寶有名的許尚書襄毅公。其時在山東巡按，見是人命重情，批與州中審解。州中照了原招，只坐在張善身上，其賊銀候追。張善當官怕打，雖然一口應承，見了王惠，私下對他著實叫屈。且訴說那晚門響撞見李彪的光景，連王惠心裡也不能無疑，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個。一同解到察院來，許公看了招詞，叫起兩下一問，多照前日說了一番說話。許公道：「既然張善還扳著李彪，如何州裡一口招了？」張善道：「小人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招。其實小人是屋主，些小失脫，還要累及小人追尋，怎麼敢公然殺死了人藏了財物？小人待躲到那裡去？那日開門時，小人趕起來，只見李彪撞進來的。怎到不是李彪，卻裁在小人身上？」李彪道：「小人是個官差，州裡打發小人隨著王秀才緝賊的。這秀才小人的干係，殺了這秀才，怎好回得州官？況且小人掉了腰刀轉身來尋的，進門時，手中無物，難道空拳頭殺得人？已後牀頭才取刀出來，眾目所見的，須不是殺人的刀了。人死在張善店裡，不問張善問誰？」許公叫王惠問道：「你道是那一個？」王惠道：「連小人心裡也胡突，兩下多疑，兩下多有辨，說不得是那一個。」許公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兩個都不是，必有別情。」遂援筆判道：「李彪、張善，一為根尋，一為店主，動輒牽連，肯殺人以自累乎？必有別情，監候審奪。」

當下把李彪、張善多發下州監。自己退堂進去，心中只是放這事不下。晚間朦朧睡去，只見一個秀才同著一個美貌婦人前來告狀，口稱被人殺死了。許公道：

「我正要問這事。」婦人口中說出四句道

無髮青青，彼此來爭，土上鹿走，只看夜明。

許公點頭記著，正要問其詳細，忽然不見。吃了一驚，颯然覺來，乃是一夢。那四句卻記得清清的，仔細思之，不解其意，但付道：「婦人口裡說的，首句有無髮二字，婦人無髮，必是尼姑也。這秀才莫不被尼姑殺了？且待明日細審，再看如何。這詩句必有應驗處。」

次日升堂，就提張善一起再問。人犯到了案前，許公叫張善起來問道：「這秀才自到你店中，晚間只在店中歇宿的麼？」張善道：「自到店中，就只留得公差與家人在店歇宿，他自家不知那裡去過夜的。直到這晚，因為兩人多差往濟寧，方才來店歇宿，就被殺了。」許公道：「他曾到本地甚麼庵觀去處麼？」張善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秀才初到店裡，要在幽靜處閒走散心，曾同了小人尼庵內走了一遭。」許公道：「庵內尼姑，年紀多少？生得如何？」張善道：「一個少年尼僧，生得美貌。」許公暗喜道：「事有因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尼僧叫得甚麼名字？」張善道：「叫得真靜。」許公想著，拍案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夢中頭兩句『無髮青青，彼此來爭』，無髮二字，應了尼僧；下面青字配個爭字，可不是『靜』字？這人命只在真靜身上。」就寫個小票，擊了一根籤，差個公人李信，速拿尼僧真靜解院。

李信承了簽票，竟到庵中來拿。真靜慌了，問是何因。李信道：「察院老爺要問殺人公事，非同小可。」真靜道：「爺爺呵！小庵有甚麼殺人事體？」李信道：「張善店內王秀才被人殺了，說是曾在你這裡走動的，故來拿你去勘問。」真靜驚得木呆，心下想到：「怪道王秀才這兩晚不來，原來被人殺了。苦也！苦也！」求告李信道：「我是個女人，不出庵門，怎曉得他店裡的事？牌頭怎生可憐見，替我回覆一聲，免我見官，自當重謝。」李信道：「察院要人，豈同兒戲！我怎生方便得？」真靜見李信不肯，嬌啼宛轉，做出許多媚態來，意思要李信動心，拚著身子陪他，就好討個方便。李信雖知其意，懼怕衙門法度，不敢胡行。只好安慰他道：「既與你無干，見見官去，自有明白，也無妨礙的。」拉著就走。

真靜只得跟了，解到察院裡來。許公一見真靜，拍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此即夢中之人也！煞恁奇怪！」叫他起來，跪在案前，問道：「你怎生與王秀才通姦，後來他怎生殺了，你從實說來，我不打你。有一句含糊，就活敲死了！」滿堂皂隸雷也似吆喝一聲。真靜年紀不上廿歲，自不曾見官的，膽子先嚇壞了。不敢隱瞞，戰抖抖的道：「這個秀才，那一日到庵內遊玩，看見了小尼。到晚來，他自拿了白銀一錠，就在庵中住宿。小尼不合留他，一連過了幾日，彼此情濃，他口許小尼道，店中有幾兩銀子，兩副首飾，多要拿來與小尼。這一日，說道有事乾，晚間要在店裡宿，不得來了。自此一去，竟無影響。小尼正還望他來，怎知他被人殺了？」許公看見真靜年幼，形容嬌媚，說話老實，料道通姦是真，須不會殺的人，如何與夢中恰相符合？及至說所許銀兩物件之類，又與失賊不差，躊躇了一會，問道：「秀才許你東西之時，有人聽見麼？」真靜道：「在枕邊說的話，沒人聽見。」許公道：「你可曾對人說麼？」真靜想了一想，通紅了臉，低低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不該與這狠斷說！這秀才苦死是他殺了。」許公拍案道：「怎的說？」真靜道：「小尼該死！到此地位，瞞不得了。小尼平日有一個和尚私下往來，自有那秀才在庵中，不招接了他。這晚秀才去了，他卻走來，問起與秀才交好之故。我說秀才情意好，他許下我若干銀兩東西，所以從他。和尚問秀才住處，我說他住在張善大店中。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，這幾時也不見來。想必這和尚走去，就把那秀才來殺了。」許公道：「和尚叫甚名字？」真靜道：「叫名無塵。」許公聽了和尚之名，跌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『土上鹿走』，不是『塵』字麼！他住在那寺裡？」真靜道：「住光善寺。」許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裡拿和尚無塵，分付道：「和尚乾下那事，必然走了，就拿他徒弟來問去向。但和尚名多相類，不可錯誤生事！那尼僧曉得他徒弟名字麼？」真靜道：「他徒弟名月朗，住在寺後。」許公報詳道：「一發是了。夢中道『只看夜明』，夜明不是月朗麼？一個個字多應了。但只拿了月朗便知端的。」

李信領了密旨，去到光善寺拿無塵。果然徒弟回道：「師父幾日前不知那裡去了。」李信問得這徒弟，就是月朗。一索套了，押到公庭。許公問無塵去向，月朗一口應承道：「他只在親眷人家，不要驚張，致他走了。小的便與公差去揀出來。」許公就差李信，押了月朗出去訪尋。月朗對李信道：「他結拜往來的親眷甚多，知道在那一家？若曉得是公差訪他，他必然驚走。不若你扮做道人，隨我沿門化飯。訪得的當，就便動手。」李信道：「說得是。」當下扮做了道人，跟著月朗，走了幾日，不見蹤跡。來到一

村中人家，李信與月朗進去化齋，正見一個和尚在裡頭吃酒。月朗輕輕對李信道：「這和尚正是師父無塵。」李信悄悄去叫了地方，把牌票與他看了，一同闖人去，李信一把拿住無塵道：「你殺人事發了，巡按老爺要你！」無塵說著心病，慌了手腳，看見李信是個道妝，叫道「齋公，我與你並無冤仇，何故首我？」李信撲地一掌打過去道：「我把你這瞎眼的賊禿！我是齋公麼？」掀起衣服，把出牌票來道：「你睜著驢眼認認看！」無塵曉得是公差，欲待要走，卻有一伙地方在那裡，料走不脫，軟軟地跟了出來。看見了月朗，罵道：「賊弟子，是你領到這裡的？」月朗道：「官府押我出來，我自身也難保。你做了事，須自家當去，我替了你不成？」

李信一同地方押了無塵，伺候許公開堂，解進察院來。許公問他：「你為何殺了王秀才？」無塵初時抵賴，只推不知。用起刑法來，又叫尼姑真靜與他對質。真靜心裡也恨他，便道：「王秀才所許東西，止是對你說得，並不曾與別個講。你那時狠狠出門，當夜就殺了，還推得那裡？」李信又稟他在路上與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說話。許公叫起月朗來，也要夾他。月朗道：「爺爺，不要夾得。如今首飾銀兩，還藏在寺中箱裡，只問師父便是。」無塵見滿盤托出，曉得枉熬刑法，不濟事了，遂把具情說出來道：「委實一來忌他占住尼姑，致使尼姑心變了，二來貪他這些財物，當夜到店裡去殺了這秀才，取了銀兩首飾是實。」畫了供狀，押去，取了八兩原銀，首飾二付，封在曹州庫中，等待給主。無塵問成死罪。尼姑逐出庵舍，贖了罪，當官賣為民婦。張善、李彪與和尚月朗俱供明無罪，釋放寧家。這件事方好明白。若非許公神明，豈不枉殺了人？正是

兩值命途乖，相遭各致猜。

豈知殺人者，原自色中來。

當下王惠稟領贓物，許公不肯，道：「你家兩個主人死了，贓物豈是與你領的？你快去原藉，叫了主人的兒子來，方誰領出。」王惠只得叩頭而出。走到張善店裡，大家叫一聲：「侮氣！虧青天大老爺追究得出來，不害了平人。」張善燒了平安紙，反請王惠、李彪吃得大醉。王惠次日與李彪說：「前有個兄弟到家接小主人，此時將到，我和你一同過西去迎他，就便訪緝去。」李彪應允。王惠將主人棺蓋釘好了，交與張善看守。自己收拾了包裹，同了李彪，望著家裡進發。行至北直隸開州長垣縣地方，下店吃飯。只見飯店裡走出一個人來，卻是前日家去的王恩。王惠叫了一聲，兩下相見。王恩道：「兩個小主人多在裡面。」王惠進去叩見一臯、一夔，哭說：「兩位老家主多沒有了。」備述了這許多事故，三個人抱頭哭做一團。哭了多時，李彪上前來勸，二個人卻認不得。王惠說：「這是李牌頭，州裡差他來訪賊的。勞得久了，未得影蹤。今幸得接著小主人做一路兒行事，也不枉了。目今兩棺俱停在開河，小人原匡小主們將到，故與李牌頭迎上來。曹州庫中現有銀八兩，首飾二副，要得主人們親到，才肯給領。只這一項，盤纏兩個棺木回去勾了。只這五百兩一匣未有下落，還要勞著李牌頭。」王恩道：「我去時，官人尚有偌多銀子，怎只說得這些？」王惠道：「銀子多是大官人親手著落，前日我見只有得這些發出來，也曾疑心，問著大官人。大官人回說：『我自藏得妙，到家便有。』今大官人已故，卻無問處了。」王恩似信不信，來對一臯、一夔說：「許多銀兩，豈無下落？連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。小主人記在心上，且看光景行去，道路之間，未可發露。」

五個人出了店門，連王惠、李彪多回轉腳步，一起走路，重到開河來。正行之間，一陣大風起處，捲得灰沙飛起，眼前對面不見，竟不知東西南北了。五七人互相牽扭，信步行去。到了一個村房，方才歇了足，定一定喘息。看見風沙少靜，天色明朗了。尋一個酒店，買碗酒吃再走。見一酒店中，止有婦人在內。王惠抬頭起來，見了一件物事，叫聲「奇怪！」即扯著李彪密密說道：「你看店桌上這個匣兒，正是我們放銀子的，如何卻在這裡？必有緣故了。」一臯、一夔與王恩多來問道：「說甚麼？」王惠也一一說了。李彪道：「這等，我們只在這家買酒吃，就好相腳手盤問他。」一齊走至店中，分兩個座頭上坐了。婦人來問：

「客人打多少酒？」李彪道：「不拘多少，隨意燙來。」王惠道：「你家店中男人家那裡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家老漢與兒子旺哥昨日去討酒錢，今日將到。」王惠道：「你家姓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家姓李。」王惠點頭道：「慚愧！也有撞著的日子！」低低對眾人道：「前日車戶正叫做李旺。我們且坐在這裡吃酒。等他來認。」五個人多磨槍備箭，只等拿賊。

到日西時，只見兩個人踉踉蹌蹌走進店來。此時眾人已不吃了酒，在店閒坐。那兩個帶了酒意問道：「你每一起是甚麼人？」王惠認那後生的這一個，正是車戶李旺，走起身來一把扭住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四人齊聲和道：「我們多是拿賊的。」李旺抬頭，認得是王惠，先自軟了。李彪身邊取出牌來，明開著車戶李旺盜銀之事，把出鐵鏈來鎖了頸項，道：「我每只管車戶裡打聽，你卻躲在這裡賣酒！」連老兒也走不脫，也把繩來拴了。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，走到灶下取一根劈柴來，先把李旺打一個下馬威，問道：「銀子那裡去了？」李旺是賊皮賊骨，一任打著，只不開口。王惠道：「匣子賊證現在，你不說便待怎麼？」正施為間，那店裡婦人一眼估著灶前地下，只管努嘴。原來這婦人是李旺的繼母，李旺凶狠，不把娘來看待，這婦人巴不得他敗露的，不好說得，只做暗號。一臯、一夔看見，叫王惠道：「且慢著打！可從這地下掘看。」王惠掉了李旺，奔來取了一把廚刀，依著指的去處，挖開泥來，泥內一堆白物。王惠喊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王恩便取了匣子，走進來，將銀只記件數，放在匣中。一臯、一夔將紙筆來寫個封皮封記了，對李彪道：「有勞牌頭這許多時，今日幸得成功，人賊俱獲。我們一面解到州裡發落去。」李彪又去叫了本處地方幾個人一路防送，一直到州裡來，州官將銀當堂驗過，收貯庫中，候解院過，同前銀一並給領。李彪銷牌記功，就差他做押解，將一起人解到察院來。

許公開堂，帶進，稟說是王秀才的子姪一臯、一夔路上適遇盜銀賊人，同公差擒獲，一同解到事情。遂將李旺打了三，發州問罪，同僧人無塵一並結案。李旺父親年老免科。一臯、一夔當堂同遞領狀，求批州中同前人庫贓物，一並給發。許公誰了，抬起眼來看見一臯、一夔，多少年俊雅，問他作何生理，稟說「多在學中。」許公喜歡，分付道：「你父親不安本分，客死他鄉，幾乎不得明白。虧我夢中顯報，得了罪人。今你每路上無心又獲原贓，似有神助，你二子必然有福。今得了銀子回去，各安心讀書向上，不可效前人所為了。」

二人叩謝流淚，就稟說道：「生員每還有一言，父親未死之時，寄來家書，銀數甚多。今被賊兩番所盜同貯州庫者，不過六白金。據家人王惠所言，此外止有二棺寄頓飯店，並無所有，必有隱弊，乞望發下州中推勘前銀下落，實為恩便。」許公道：「當初你父親隨行是那個？」二子道：「只有這個王惠。」許公便叫王惠，問道：「你小主說你家主死時，銀兩甚多，今在那裡了？」王惠道：「前日著落銀兩，多是大主人王爵親手搬弄。後來只剩得這些上車，小人當時疑心，就問緣故。主人說：『我有妙法藏了，但在家中，自然有銀。』今可惜主人被殺，就沒處問了。小人其實不曉得。」許公道：「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麼？」王惠道：「小人孤身在此，途路上那裡是藏匿得的所在？況且下在張善店中時，主人還在，止得此行李與棺木，是店家及推車人、公差李彪眾目所見的。小人那裡存得私？」許公道：「前日王祿下棺時，你在面前麼？」王惠道：「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，不許看見。」許公笑一笑道：「這不干你事，銀子自在一處。」取一張紙來，不知寫上些甚麼，叫門子封好了，上面用顆印印著，付與二子道「銀子在這裡頭，但到家時開看，即有取銀之處了。不可在此耽擱，又生出事端來。」

二子不敢再說，領了出來。回到張善店中，看見兩個靈柩，一齊哭拜了一番。哭罷，取了院批的領狀，到州中庫裡領這兩項銀子。州官涼是同鄉，周全其事，衙門人不敢勒掇，一些不少，如數領了。到店中將二兩謝了張善一向停樞，且累他吃了官司。就央他寫僱誠實車戶，車運兩柩回家。明日置辦一祭，奠了兩柩。祭物多與了店家與車腳夫，隨即起柩而行。不則一日，到了家中。舉家號啕，出來接著：

雄糾糾兩人次第去，四方方兩柩一齊來。一般喪命多因色，萬里亡軀只為財

此時王爵、王祿的父母俱在堂，連祖公公歲貢知縣也還康健，聞得兩個小官人各接著父親棺柩回來，大家哭得不耐煩，慢慢說著彼中事體，致死根由，及許公判斷許多緣故。合家多感戴許公問得明白，不然幾乎一命也沒人償了。其父問起余銀、一臯、一夔道：「因是余銀不見，稟告許公。許公發得有單，今既到家，可拆開來看了。」遂將前日所領印信小封，一齊拆開看時，上面寫

道：「銀數既多，非僕人可匿。爾父雲藏之甚秘，必在棺中。若慮開棺礙法，執此為照。」看罷，王惠道：「當時不許我每看二官人下棺，後來蓋好了，就不見了許多銀子，想許爺之言，必然明見。」其父道：「既給了執照，況有我為父的在，開棺不妨。」即叫王惠取器械來，悄悄將王祿靈樞撬開，只見身屍之旁，周圍多是白物。王惠叫道：「好個許爺！若是別個昏官，連王惠也造化低了！」一臯、一夔大家動手，盡數取了出來，眼同一兌，足足有三千五百兩。內有一千，另是一包，上寫道：「還父母原銀」，余包多寫「一臯、一夔均分」。

合家看見了這個光景，思量他們在外死的苦惱，一齊慟哭不禁，仍把棺木蓋好了，銀子依言分訖。那個老知縣祖公見說著察院給了執照，開棺見銀之事，討枝香來點了，望空叩頭道：「虧得許公神明，仇既得報，銀又得歸。願他福祿無疆，子孫受享！」舉家頂戴不盡。可見世間刑獄之事，許多隱昧之情，一些遭次不得的。有詩為證：

世間經目未為真，疑似由來易枉人。  
寄語刑官須仔細，獄中盡有負冤魂。